

一针一线穿起衣裳的故事(上)

◆ 何潇

历经百年的手工衣裳

我颇犹豫了一阵,才决定去看“寻衣问道”展。这是“无用”的创始人、设计师马可策划的一个与服装相关的展览。在过去,我看过许多服饰展,其中一些奇美绝伦,一些创意非凡,还有一些,以情感和历史为卖点,实则展示热销商品和消费主义。“寻衣问道”会不会也是其中的一种呢?

答案是否定的。参加“寻衣问道”展览的作品,都与设计师及其品牌无关。空间里展示的50多件作品,均为民间搜集而来的手作衣裳,有些历经百年,有些传承了几代。在进入展厅之前,它们都是无人知晓的私人物件。

比如,一件红色短上衣,出自一位母亲之手,陪伴女儿留洋、成家,再回国;一件藏族的手工羊绒大衣,是一个藏族少年用1000块玛尼石换来的,为了换这件大衣,他不眠不休地刻了两个月玛尼石;一件淡青色的真丝对襟上衣,出自20世纪京城名妓之手,而今传到了她的孙女手里;一件红色的真丝绣花嫁衣,已经133岁,衣襟已经破烂,却依然被家族后人保存着……

在现场,马可说:“我们或许熟读国家历史,却对家族历史一无所知。”家族的历史由什么来记录呢?除了人,便是这些称不上伟大的日常物件。一件手工衣裳的后面,也许就隐藏着一个家族兴衰传承的情感史。“再没有什么比一件老衣裳,更能串起家族情感记忆的对象了。”

这令我感到,“寻衣问道”这样的展览,是有价值的。最起码,它能

一件手工衣裳的背后,也许隐藏着一个家族的兴衰史。女设计师马可发起的“寻衣问道”展览,从民间搜集了许多历经百年、传承几代的手作衣物,这些日常私人织物的一针一线背后,是历经岁月的真情故事。

让你做一些思考:我们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东西?面对新潮流的时候,是否真的需要第一时间迎头赶上?

诚然,从服装专业的角度上来说,这些来自民间的衣裳,也许并没有那么大的展示价值。但衣服背后的故事和情感,是无法用普通的价值来衡量的。

以下,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两件衣裳,其拥有者均为古稀老人。这两件衣服,都是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情感纽带。两代人的故事,由一根针穿了起来。

最珍贵的黑色嫁衣

我注意到的第一件衣裳,是一件黑色的香云纱中式褂子。它看起来经历了很长的岁月,黑色的纱质面料,在灯光下泛着光,非常脆弱,但又藏着坚忍的倔强气质。在过去,我见过一些老衣裳和古老的织物,根据经验判断,这件“老美人”大约有八九十岁。我没料到的是,这件黑色的褂子,竟然是一件嫁衣。

衣裳的主人叫王玉连,今年92岁。这件衣裳,是她12岁时母亲亲手



「寻衣问道」展览现场

给她做的嫁衣,这是老人最珍贵的衣裳,跟随了她80年。

王玉连生活在广东珠海的淇澳村。这是一座偏僻的海岛渔村,岛上居民仰仗大海生活,至今仍然在天后宫和观音阁里供奉着海神。在摄影师的镜头里,我看到了王玉连的家,这是白石街上的一座老房子,保持着质朴的海岛民风。

村里人说,王玉连奶奶年轻时是个美人。她身材高挑,有一头乌黑的长发,经常编成麻花辫,绑一根红色的头绳。爱穿大襟的褂子的王玉连,是当年白石街女人争相模仿的对象。据说,街口抗击侵略者纪念馆像里的女人,原型就是这位王奶奶。

王玉连年轻时爱笑。因为爱笑,所以不爱照相。“一笑,眼睛就没有了。”很多人找她照相,她都拒绝。到如今,这成为一种遗憾,想从照片上寻到老人的年少风华,已无可能。唯一能窥到她当年神貌的,是一张画像——32岁那年,公社饭堂的人给她画的。这张画像与她丈夫的照片并列镶嵌在镜框里,看起来非常般配:太太有着小家碧玉的古典样貌,

先生是一个戴眼镜的斯文人。

一针一线出自母亲手

王玉连珍视这件老衣裳,因它出自母亲之手。小时候,妈妈教她做衣服。通常是去香港、澳门、唐家买些布回来,一尺布几毛钱,做两三套衣服,花一元白银。她的母亲,生得白皙,也有一头美丽的长发。有一次,母亲去广州探亲,走在街上,被人叫住,表示要用一辆自行车来换她的长发。“那个时候,一辆自行车可是很值钱的呢。”

外公原是大地主,开米铺,经常分食物给穷人。外公死后,家境便没落了。为了将孩子养大,外婆只得变卖家产。到了她父亲这一辈,家里的状况已经很不好了。父亲有两个太太、八个孩子,却好大烟,不事劳作。家里的担子,压到了她母亲身上。因为家境困苦,王玉连从小帮母亲分担家务。“平时穿的衣服都是缝缝补补,上面有很多补丁,没一块好布。”

毕竟是女孩子,看到别人穿新衣裳,也会羡慕。母亲看出女儿的心

杂技好男儿程海宝

陆林森



和以前不一样了,我们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,东西方的经济差别越来越小了。”

维罗纳、巴黎、蒙特卡洛,这三座城市名闻国际杂坛,它们是举办国际马戏比赛最重要的三座城市。

欧洲文艺复兴时期,英国戏剧家威廉·莎士比亚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。这位杰出的英国戏剧家,与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、索福克勒斯及欧里庇得斯,并称为人类戏剧史上的四大悲剧作家。他的一生,写有很多戏剧作品,其中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广为读者喜欢。

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情故事,就发生在意大利维罗纳市。这里,是世界明星马戏节的举办地,也是国际杂坛举办马戏节的重要赛场之一。而法国巴黎,则以举办明日杂戏节和未来杂戏节闻名于世。摩纳哥蒙特卡洛是世界公认的杂技最高奖项“金小丑”奖诞生地。这三座著名城市,每当举办马戏比赛,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演出商、经纪人,以及马戏团老板蜂拥而至,在欣赏当代最高杂技艺术节目的同时,他们更是以商人的头脑、不失时机地研究和分析当今国际杂坛的风向,并且以近乎严酷的标准挑选杂技节目。在比赛中荣获大奖的那些杂技节目,往往会成为他们竞相争夺的“文化产品”。有人如此形容,国际马戏赛场既是国际杂坛的“展销会”,又是各国演出商、经纪人和马戏团老板的“订货会”。这话,真是恰如其分,一点不错。

摩纳哥公国,“扼地中海入大西洋”的门户,面积不大,人口只有2.4万。在世界地图册上,别看这个国家,只有巴掌般大小,却已经成功地举办了17届国际马戏节,特别是这座城市为国际马戏节而设的“金小丑”奖,被人们誉为国际杂戏界的“奥斯卡”奖,向为世界各国杂技人垂涎。那里,从国王到平民都对马戏有着特殊的情感和爱好,大公与评委一起打分,一起讨论,亲自为演员发奖。每场演出前,大公入场时乐队高奏国歌,全体观众起立,鼓掌,致敬。摩纳哥财力丰厚,不惜重金,每年都吸引了很多杂技强国前来参赛,各国也都搬出了强大阵容,以高水平的节目角逐。

6. 插翅难飞

专案组认为:“擒获他的难度不小,但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力投入新一轮的侦查追凶之中,绝不松劲,争取全胜!”

深夜,城市喧嚣已散尽,下城公安大楼内气氛却依旧庄严肃而紧张,郑洪彪局长亲自与专案组成员一起分析案情走向,研究部署具体的抓捕方案。2012年11月,分局在市局、省厅的部署和指导下,紧急联系国家公安部,开始寻求国际合作,并发出了红色通缉令。

此时的胡方权已成惊弓之鸟。他心里十分清楚,在警方正全力追踪他之时,唯有跑得离中国越远越安全。此时他最想做的事,就是一次次越境,一次次偷渡,直至逃到国内警方难以抓到他的地方为止。胡方权有着多年的“蛇头”经历,早已积累起一些国外的社会关系,这一回他把这些全用上了。他先是通过非法手段潜逃到了越南,与戴某会合后又急急忙忙地长途奔走,相继潜逃到缅甸、柬埔寨、印尼等国。在他的计划中,将从伊朗经土耳其偷渡到欧洲,准备与戴某在欧洲定居,从此开始另一段逍遥法外的人生。

但对于下城警方来说,只要胡方权露了一次马脚,他的行踪就很难再完全掩盖。从查获戴某与胡方权的那个跨国电话起,在多方协同下,专案组一点点地掌握了他接下来的逃跑路线,那就是从越南出发,一路经缅甸、柬埔寨、印尼、伊朗,而后进入土耳其。

谁知胡方权的如意算盘突然失灵。“站住,快站住,不然就开枪!”土耳其边境,距欧洲境内仅100米的地方,胡方权和戴某正准备悄悄潜越这里进入欧洲,身后突然传来拉开枪栓的声音,顿时吓得两人全身发抖,原来他们恰好遇上了一支正在巡逻的土耳其边防军。在手持武器的土耳其边防军面前,再狡猾老到的胡方权也无法掩盖极度的慌乱,而这慌乱引起了对方更大的怀疑。

土耳其边防军首先搜走了他们身上的钱,并通过面相判定两人是中国人,决定把他们遣返回中国。

“我不是中国大陆人,我是香港人,我们来自香港啊!”胡方权惊恐万状地大叫,他太

清楚遣返中国意味着什么。他百般乞求,并证明自己就是香港人这一谎言的所有相关物品都拿出来。土耳其边防军想,反正香港也是中国,那好吧,就把你们遣返至香港!

无奈滞留香港的那几天,胡方权既像一只丧家之犬,又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。这可是中国的地盘啊,窗外都飘扬着五星红旗,内地警方一个转身就能来到这里,把自己捉走,在这里多呆一天就多一分危险!他深知自己不能暴露目标,哪怕是一个极短的电话,都是一次巨大的冒险。可身上的钱都已被土耳其边防军搜走,钱囊干瘪,插翅难飞,困守在这里,每分每秒同样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!一番痛苦的犹豫后,他选择了饮鸩止渴,给内地的马仔打电话要求汇款。

正如胡方权所担忧的,钱是汇来了,但他在香港与内地马仔之间的所有联系,都被专案组清清楚楚地掌握。从此,专案组对他的行踪有了愈发清晰的定位。尽管收到汇款后胡方权带着戴某以最快速度逃离香港,但已无法彻底遁形。“他就在东南亚一带,躲不掉了!”专案组对在国外流窜的他始终紧盯不放。

2013年2月20日,经国外警方协助,专案组查明胡方权与戴某已从香港潜至泰国。经细致分析,他的下一步逃跑路线,仍将从泰国经他国向欧洲方向潜逃。

必须在泰国把他拿下!下城公安分局马上向杭州市局做了详细汇报,并通过省厅,请求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的紧急协助,辗转联系了泰国当地警方的协查缉捕。

2月26日,下城区公安分局派出了以巢震宇副局长为队长,由6名干警组成的精干的缉捕小分队,当天抵达泰国曼谷,实施捉拿。泰国警方的协助十分得力。2月27日,通过泰国警方实时监控,搜寻到了胡方权的确切位置。按照泰国法律,由泰国警方实施具体抓捕。

“为什么抓我?我究竟犯了什么罪?”当几名泰国警员冲进胡方权躲藏的宾馆,把他紧紧按住时,他的情绪十分激动,质问的嗓门特别响亮。因为按照他的判断,自己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泰国方面不可能知道。

追寻

铁笼沉湖杀人案 侦破纪实

孙侃

